



05444

西莊始存稿卷三十五

疏

御試河防得失疏



奏爲敬陳河防得失事臣聞治河者但有隨宜補

救之方別無一勞永逸之計故古之言河主于治

今之言河止于防而已其得失之數蓋可考而知

也禹貢所述自導河積石以至于大陸而播爲九

河者本在德棣滄景之間同爲逆河以入海者乃

在平州石城之境其後代有遷徙則自周定王五

年徙自宿胥口東行始歷漢唐至宋橫隴之決河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五

一

已改流然猶存京東故道迨至和二年李仲昌開

六塔河于是北流遂閉至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

武而東至壽張注梁山樂分爲二派汲胙之流遂

絕元至元間又徙自新鄉出陽武之南于是合泗

奪淮而河道復一大變矣時則會通河成資河以

利漕而明宏治中築斷黃陵岡更以一淮受全河

之水而汴泗沂亦全注之由此迄今變遷雖多大

約與至元不甚相遠也從來論河事者多矣要以

古今異勢斷不可是古而非今故繕完故隄增高

倍薄此賈讓所謂下策也而在今日轉爲上策何

則古之治河惟避河害而今欲因以濟漕古之治河務順水性而今必屈之使南古者河經大伾兩山之間極高之地水波湍迅不憂下流之淤乃可疏而爲九今經中州平陸若冬春久旱即爲漫流如再分疏不益淤耶勢不得不專用下策兢兢乎堅築隄岸藉隄束水使之歸槽藉水刷沙使之急達無已則用捲掃以當其衝無已則置減水閘以殺其勢如是而已彼紛紛之論有議開支河者有議復老黃河故道者有議開膠萊河通復海運者有議移河于山足者有議別穿漕渠不復資河者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五

二

按其說似靡靡可聽而行之適足爲害固不如遵循成法之爲愈也明之治河惟潘季馴最著而其大端有二一在海口一在高堰蓋水患始于上游河身之高終於下流海口之淤疏濬河身則有混江龍等法若下流壅塞皆由雲梯關漲沙日積興鹽各縣港汊不通苟非常加修治則海口終不能開也高堰築于陳登葺于陳瑄中又壞而復于季馴蓋河自宿桃至清河而奪淮入海之道淮乃穿高堰入高寶河無清淮之刷則泥沙積淤日以泛濫苟非堅築高堰使淮不南溢則清口之積沙終

無由衝刷也此其得失有瞭然者我

皇上憂勤宵旰視民如傷于河防尤所加意屢頒明詔指示周詳惟在取前人成法謹守而變通之凡屬河臣果能仰體

聖意權度于爲疏爲濬爲塞之宜慎以持之勇以赴之而又必帑歸實用料歸實工墨吏貪胥毋得中飽則防河之策庶乎有得無失而安瀾可以永慶矣臣謹奏

劄子

進起居注劄子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五

三

奏爲乾隆二十二年起居注書成循例奏聞事

欽惟我

皇上建中立極主敬綏猷學懋緝熙繩武歸于法祖功隆參贊亮工乃以承天爰彰同文同軌之休用臻不競不綵之化臣等職叨侍從識陋管蠡依雲日之光華遭逢多幸仰高深于海岳巍煥

難名伏見我

皇上聖敬日躋聰明時憲勅幾熙績常旰食而宵衣思永慎修每求明而問夜黃琮蒼璧郊壇之

秩祀維嚴春露秋霜清廟之明禋必肅闢門聽

治則 黼座時勤

視膳問安則 璇闈日永凡以健行之不息事成
聖政之維新猶以疇咨利病無辭時邁之勞觀採
風謠豈戀深宮之逸動東郊之 彩仗載奉 安
輿沛南國之 恩波恪遵 家法山陬海澨咸歌
華祝以歡迎白叟黃童爭効嵩呼而額手我

皇上省方展義問俗施仁 念此蒼生愛戴之殷
無殊膝下孩提之慕 澤已流而未竭膏已沛而
頻加免積逋之地丁徧霑三省寬帶征之竈戶普
惠兩淮銅沛各邑之漕舫截留兼行糶借宿靈等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五 四

處之口糧出給概予撫綏籽種通蠲不論新欠舊
欠加賑宜急無分極貧次貧至于望秩以禮 神

祇 臨軒以拔寒畯減等以清岸獄廣額以振膠
庠惟時巡之渥澤海甸均叨而 睿慮之深長河
防更重 軫懷雁戶 命大吏以奏功 親閱虹

隄發國帑以襄事孫家集急興堵築因地制宜荆
山橋大濬淤沙相機決策審開歸之蓄洩則治其
上游導沂沭之汪洋則俾之東注握 神謨于默

運奠巨浸于安瀾誠哉制治之隆猷允矣勤民之
極軌若乃誕敷文德載績武功奉天討以徂征舉

義師以問罪伊犁者定疆索靡涯厄魯蕩平聲靈
式廓救民水火法覆載之無私取彼凶殘成中外
之一統于是山莊駐輦塞野行圍雁磧天高布風
雲而結幕龍沙霜淨排鷺鶴以列營當木蘭獮狩
之期正大宛會同之候柔遠能邇惟期一夫無失
所之虞揚烈覲光總使

兩朝無未竟之緒他若官方之必飭民瘼之必周
士習之必端武備之必豫實心實政劫恣常殷引
養引恬痼瘵在抱即如幽冀之偏災偶見經畫彌
詳兗豫之積潦甫聞拊循倍至爲一月爲二月散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五

五

賑勿遲十之五十之三豁除宜速或撥鄰境之艫
舳頓生白屋炊煙或頒天府之金錢疊灑黃塵化
雨碾伯會寧之略傷水電亟 諭矜全龍巖南靖

之乍被風潮多方調卹而且腳價則計石以益埽

判則按束以增慮倉額之有虧籌補以爲儲蓄慮

米船之有阻免稅以爲招徠將以體恤商人則常

課旣已緩徵而鹽勍復令加引將以惠養邊卒則

馬價業經免扣而麥糧更許關支無非拯彼鴻嗷

莫茲鳩宅鞠育顧復有隱皆通煦嫗噢咻無微不至

燭推之重淮徐之三屬守令尤慎其考成改引見

爲八年教職酌寬于邊徼災務之委員代辦玩視者加以處分重犯之逃脫疎防離任者俾之協緝外而司牧重寄保舉務在秉公內而部院諸曹甄別毋容徇庇取實學則旨歸風雅而表判之舊例盡革雷同惜人才則文擇明通而民社之未諳還資器使念戎行之或弛定提鎮入覲之期思姦匪之未鋤申保甲編查之令又如彰善癉惡執憲持衡

帝訓輝煌戒奏獻之勿存姑息

聖謨諄摯諭聽聽斷之勿任遲延名義所關則大加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五

六

整飭侵貪各案則徹底澄清刑期無刑儆官邪以肅吏治辟以止辟勵風俗以正人心賞罰一出于大公雨露雷霆惟物來而順應恩威要期于至正陽和肅殺皆酌理而準情凡事宜杜漸防微統歸日月之照立法以懲一勸百始知天地之仁是則允執厥中用成蕩蕩平平之治所其無逸胥本兢兢業業之心而我

皇上猶且夙夜不遑幾康時勅如綉如綺乙夜親裁爲典爲謨十行時沛傳籤聽漏披寮案之封章問雨占晴厓方隅之入告斯蓋有典有則無黨無

偏奮武揆文悉遵丕顯丕承之緒立綱陳紀永垂
可久可大之模故道光乎疑績撫辰而化被于時
雍風動臣等躬逢

聖世忝列清班雖簪筆懷鉛時自深其悚惕而戴
高履厚究莫罄其形容謹奏

表

進大清會典表

臣某等奉 勅纂修大清會典經

聖鑒欽定今已告成謹奉 表恭進者伏以 璇

樞廣運垂琬琰以凝休 金鏡高懸炳絲綸而定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五

七

制

一人合君師之統立紀陳綱萬年開作述之謨觀
光揚烈惟羣言必折衷於

至聖斯典章遂大備於今茲策府騰輝香厨貴彩

竊惟邇治首端彛教成憲必藉簡編唐虞之惟敘

惟歌懸諸日月夏商之曰誓曰誥重若球琳粵暨

有周監於二代體國經野聿陳八柄八統之詳遷

鎬克殷載申艷保艷謀之訓至於習野外之綿蕪

草創起自叔孫集議奏於石渠蒼萃厥惟班固在

唐則門元顯慶遞事校讐在宋則嘉祐政和俱經

採掇元有經世大典之刻明有諸司職掌之文遐覽累代之舊章鮮及我朝之盡善欽惟

皇帝陛下乘六以御奉三無私不競不綵觀人文以化天下無偏無黨考禮樂以等百王秉兢兢業業之心憲天出治懋蕩蕩巍巍之績法祖宜民乃以勅幾省度之餘穆乎繩武紹庭之意謂本朝之會典經

列聖之討論溯自景命丕承隆基肇建救黎元於水火已徵創制顯庸掃區寓之櫬槍早睹經綸草昧特以規模之甫定未遑黼藻之咸周仰惟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五

八

皇祖聖祖仁皇帝惟禹迎祥王局啟汗青之業瑤圖應運丹綸繙竹素之藏爰於康熙二十有九年修成會典百六十二卷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重頒異命再煥離明續玉版之成書葺琅函而作範絲聯繩貫郁郁彬彬縷析條分堂堂正正第爲繁爲簡道貴變通而或委或原法宜增減我

皇上幾餘觀覽灼見由來或令甲所頒酌時宜而尚須損益或章程所布踵往事而猶待蒐羅或當時秉筆諸臣有未曾窺之簡牘或向日分編衆手

有不及訂之異同况乎繼繼承承相距又更廿載
欲使元元本本豈容徒襲成編 特諭開館重修
親爲耳提面命指授全書之體式曠若發矇開示
原稿之舛訛洞如觀火參稽則發史宬之實錄點
勘則考檔案於各司其有應行更正之規條悉經
隨時請 旨而欽定我

皇上聰明時憲大文摠官禮之精制作日新鉅筆
闡典謨之要探蓬山之卷帙共仰 睿裁勤黼帳
之研覃咸欽 宸斷乙夜手披籤軸笑貞觀之政
要僅出吳兢九重躬定魯魚陋開寶之陳編但資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五

九

溫叟於是發凡起例若網在綱州次部居如裘挈
領奉 乾衷之酌劑至再至三稟渙號爲編摩勿
猥勿併其門類自宗人府以下文武分列而於都
統侍衛護軍提督諸項尤廣增添其援引如品級
考等書采緝備詳而於臚陳原議汎敘舊儀之處
更多刪削一切微文末義皆歸則例另編庶與現
行不相刺謬所紀者實心實政詎取支離所載者
大經大猷毋庸粉飾金科玉律總期宜古宜今綠
字赤文要在有倫有脊繼志述事爲

兩朝成績緒之猷衣德紹聞俾億載奉貽謀之美

當此青編之告竣適逢紫塞之歸誠瀚海河源版
圖式廓金匱石室著作重新從此標以牙籤冠西
崑之玉府宣來瓊笈麗東觀之珠囊鴻網舉而細
目張百官萬民俱是則而是做一道德而同風俗
海隅日出皆是訓而是行堂哉皇哉茂矣美矣臣
等學同窺豹技愧雕蟲忝受役於丹鉛幸得聞於
訓誨涓埃欲竭無裨 天縱之能筆削親承莫助
一辭之贊遂使螢光燭火附陽照而生明腐草枯
株托 恩暉而滋潤謬參檢校敢謂殫心得所遵
循勉思寡過臣某等無任瞻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五

十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將纂成會典一部共若干卷
裝成若干函謹奉表隨進以聞

進禮器圖考表

臣等奉 敕纂修禮器圖考今已告成謹奉表恭
進者伏以

帝制光昭建古今之極則

皇儀懋著炳宇宙之大文綜百代以定經綸質文
兼至彙全編以彰物采法象常新執兩用中必斟酌
而飽滿惇典庸禮迺範圍而曲成慶洽黃圖輝

生綠宇竊惟顯庸創制洵治之洪模文物聲名
繫熙朝之盛軌以格天祖則尊壘簋盞盥薦是將
以涖臣民則車服旂常和鸞必叶嚴宿懸于庭燎
則堂上堂下之聿分驗測景于靈臺則單環雙環
之有辨至于冠裳垂定式用判等威介胄肅戎行
爰蒐軍實凡茲器數之燦列悉爲經制之攸關是
以觀象審音虞書肇其制太府司服周禮載其詳
惟是或質或忠旣隨時而異尚不沿不襲貴損過
以就中稽綦母君之舊傳阮謨之圖已佚攷聶崇
義之所緝賈氏又斥其非韋公肅撰禮閣之新儀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五

士

書闕有間蘇明允編太常之集禮語焉不詳僅識
趨時不免因陋就簡但知泥古復虞執一鮮通學
步效顰皆嫌無當刻舟膠柱豈曰咸宜苟非統之
有宗會之有原壹歸
上聖之親裁曷由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丕建隆儀
于盡善欽惟

皇帝陛下功參兩大德備三無乃以釐工熙載之
餘彌殷慎憲省成之意溯自 國初之定制多仍
曩代之成規凡爲豆籩几俎之用于郊壇以暨儀
仗輦輅之陳于朝會或形樸略或病拘牽或名象

未極其雅馴或方色未諧于典要他如冠服踏有
度數莫効編摩樂器雖備聲容罕經紀述况乃銅
儀以規晷度恒星移而行次稍差武庫以飭軍儲
令甲垂而會典未載 特頒異命重定規條丕煥
離明細紉竹素參稽志乘增略而刪繁搜採禮經
去俗而歸雅絲聯繩貫頻請決于 乾衷面命耳
提皆受裁于渙號于是經經緯史若網在綱提要
鉤元有條不紊仿古人右史左圖之意故設色界
畫咸作繪于右方合一代朝章法物之詳而縷析
條分每著說以闡義金科玉律總期宜古而宜今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五

七

赤簡丹書要在盡倫而盡制有典有則按籍則毫
髮靡遺一器一名披圖而分寸可計觀其會通行
其典禮百官萬民咸遵道而遵路人官有利物曲
有能率土普天胥是經而是程誠哉冊府之鉅觀
允矣禮家之極軌臣等職籍氏之司典比內史之
掌書遠愧左雄葺南宮之故事近慙蘇冕緝唐世
之舊儀幸得與于見知俾各抒其一得才非尹拙
謬廁論堂識異陸佃叨求禮象欣睹道德同而風
俗一丹青絢爛無非聲律身度之精從茲鴻綱舉
而細目張典冊焜煌悉昭麟趾關雎之意臣等無

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將纂成禮器圖考一部共若干卷裝成若干函謹奉表隨進以聞

西莊始存稿卷三十五

卷三十五

三

西莊始存稿卷三十六

策問

乾隆二十四年福建鄉試策問

問道之大原出于天自其在天而言之則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自其在人而言之則所謂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者是也自古帝王欽若昊天敕幾凝命靡不本天德以行王道蘊之爲心法出之爲治法無二理也我

皇上秉行健之德敷執中之改建其有極以作君而兼作師蓋自堯舜以至孔孟相傳之理與夫有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六 一

宋諸儒所爲講明而切究者我皇上實有以得其會歸而一一見諸行事故直舉內聖外王之道而一以貫之閩中雖僻在海徼然沐浴于樂育之澤蓋已深矣迺聽下風耳濡目染其于

聖天子緝熙敬止基命宥密之要亦頗能仰測

高深于萬一否即性命之說唐虞夏商諸聖人言之猶略即我夫子亦罕言性命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迨子思孟子之徒而于天人性命道德之旨言之乃詳何與豈前聖所未及言必待後聖之賡

續而始備歟抑繁簡不同而其揆則一歟至于學者求道之方雖非一端綜厥指歸不過曰存誠曰居敬曰慎獨曰彊恕其載于四書五經者能條析而備言之歟道學莫盛于宋而濂溪周子實開其先自周子傳之程子程子以下數傳而得朱子朱子又遞傳至何王金許諸人其間源流授受大略何如諸生究心正學其各述所見以對

又

問經之有傳注訓解也尚矣兩漢去古未遠孔門之微言大義猶有存者諸儒尊其師說各自名家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六

二

彬彬稱盛焉歷魏晉及隋傳經者代不乏人至唐集爲九經正義宋又益之以四經乃專宗一家之說而盡廢諸家其去取果悉當否抑其所取若王弼諸人孰得孰失孰淺孰深孰略孰詳孰真孰僞孰爲兼通衆義孰爲墨守一師孰爲取裁前哲確有稟承孰爲憑臆立言得自創獲者耶爲正義者在唐爲孔氏賈氏徐氏楊氏其餘各經則宋邢氏暨孫氏又附益之諸家之所本者何人其中間稱大隋是又不獨唐人所撰也就諸正義較之其亦有淺深得失詳略真僞之可辨者耶且注賴疏以

明而邢氏孫氏二家于本注反從刪節何耶自宋
以來言經者多宗朱子朱子之說經也于四書于
周易于詩各有成書于禮有書而未及成于書則
口授之弟子于春秋及孝經爾雅則未暇及僅散
見文集語錄中其義例旨趣亦有可得而約舉者
否夫漢唐宋諸儒于經互有短長不可偏廢要而
言之大約前則十三經注疏後則朱子手定之書
此其最著者也我朝文治誕敷崇尚經術御
纂四經欽定三禮折衷至當集古今之大成而
所採取亦惟注疏及朱子之說爲多爾多士服習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六

三

既久盡誦所聞以爲

當宁獻

又

問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或以小技
目之甚且比諸榮華之飄風好音之過耳斯何故
也豈非文自有其可傳者而雕鏤藻績之作固不
足以爲文歟夫爲文之道有本有末窮理格物讀
書養氣茲非其本乎布格立局命意修辭茲非其
末乎唐以前姑勿具論昌黎韓子起八代之衰至
其論文則曰無難易惟其是抑何簡易明切如此
也然則文豈有異術哉唐宋八家之目起于何時

八家之所以高出於諸家者何在抑其他輔翼八家者豈別無可取者耶元之虞集揭傒斯黃潛柳貫歐陽元吳師道吳萊戴表元明之王禕宋濂亦足接武八家否嘉隆以後震川號爲大宗王元美稱之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推崇至矣其說可得聞歟文集之傳於世者指不勝屈學者不能徧觀也于是乎有選本而文粹文鑑文類文衡各有專書行世不特示文家圭臬併以備一代掌故焉其法甚善顧文鑑所錄止於汴宋則建炎以下之文亦有可得而論列者否我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六

四

皇上天縱之姿日新之學

御製樂善堂文集廣

大精微度越前古近復重加編訂昭示久遠而

幾餘偶暇時灑宸章制作之富直與日月齊光

江河北潤至

御選唐宋文醇提要鈎元又有以啟斯文之津筏儒者躬逢盛際爭自濯磨必當有好學深思之士出乎其間以應休嘉之運尚各據所心得用備乙夜之採擇焉

又

問民生之利病視乎吏治之賢否所關非淺尠也

則察吏之法洵不可不急講矣虞廷之三載考績周官之六計弊吏法至良也漢時吏治號爲近古循良之績史不絕書其激勸之道今猶有可考歟唐定内外文武官吏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又于其中分爲六等宋元祐初則有四善三最以定課又于其中分爲三等凡此載于唐六典及宋史選舉志者其科條節目可略舉歟我國家列聖相承以勤民爲家法求賢助理綱舉目張品式必詳殿最必慎致治之隆固已遠追唐虞三代之盛矣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六

五

皇上宵旰不遑念吏治之尤重也屢頒明詔酌簡易之條專久任之令大計必加嚴核京察概去自陳封疆要員則定期入覲侵貪諸案則徹底澄清所以整飭吏治者如是其勤也乃百爾臣工猶偶有不恤名檢貽玷官方者將公爾忘私之謂何諸生異日皆當有靖獻之責其所以不負我君不負我國者賢何道而可抑又思之吏治以守令爲尤切蓋守令與民勢近而情較親凡爲民興利除弊悉守令職也

皇上躬理庶政班朝泣官一命以上皆臨軒而

遣之近又特旨令在京部院堂官保舉堪勝知府之任者以備簡用是重守令凡以爲民也昔者漢詔二千石修職事察官屬宋魯宗道疏請慎選親民之官司牧之任自古重之矣明道程子爲晉城令橫渠張子爲雲巖令皆以王道爲治諸生處能爲醇儒出必能爲循吏官箴之法戒諒已講之熟矣其斟酌今古詳著于篇

又

問移風易俗致治之極也風俗之端始于士之敦行而终于民之率教伏讀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六

六

聖諭廣訓有曰明禮讓以厚風俗仰見

祖宗訓俗型方之至意甚深且切我

皇上黼座敷言亦罔弗以端本善俗爲兢兢夫民風士習實爲人心世道之大閑是以風俗之最要者在使薄海之內咸曉然知尊君親上之分誼而交勉爲善士良民然後禮讓興至于閭巷化勃谿之習媮黨泯乾餱之愆此其小小者耳今日之爲士爲民者涵煦于聖朝教養之澤亦旣浹髓淪肌矣乃士冠四民藉爲表率而猶或不克敦厥素履至于踰規侷矩者有之若蚩蚩之氓蠢爾無知

則迪屢未同作奸犯科者又往往間出乎其中將欲磨揉遷革偕之大道是遵何術哉古者邦教掌之司徒而必多其官以廣其董勸之路于是有師氏之教有成均之法以收天下士于家塾黨庠術序國學之中而明習之以六德六行六藝其莠民之不率教者則又有鄉八刑以糾之有郊遂寄棘以懲艾之其詳如此今日者月課歲試以校其藝文舉優報劣以核其實行所以課士者綦周矣講讀律令以牖啟夫顓蒙編查保甲以釐剔夫猾匪所以防民者綦備矣必何道以程其實效而俾之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六

七

不徒爲文具已乎多士民望也其平日所當砥礪者不外績學植品兩大端試徵諸往昔則胡瑗之教蘇湖李時勉之教太學咸卓然著聲而朱子之立教也有分年日程之條元儒程端禮嘗增輯爲一帙多士景行有素亦嘗識其大意而能言之耶願各陳其蘊蓄毋有所隱

策

乾隆十二年江南鄉試策第三道

問正史而外能博綜古今明乎典章制度之大與夫因革損益之由討論百代之得失而加之

折衷其爲書古未有也則三通尚矣唐京兆杜佑作通典二百卷分類凡八宋鄱陽馬端臨輯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其類自田賦而下凡二十有四而莆田鄭樵通志介乎其間改表爲譜倣志爲略首氏族終蟲魚爲略計二十鄭氏自言其書與通典異似不欲蹈襲前人者而馬氏評其書又大不同其說可得聞歟以三書之不列於學官未必家有而人習也然好古嗜學之士亦往往嚅噤乎其中馬書之視杜鄭書之視馬孰短長歟孰精而覈孰廣而煩抑其爲之孰易孰難孰有所仍藉而增益之孰徒自誇詡以爲諸儒所未得而聞歟抑三書之門類能一指其目歟馬氏之考辨經籍鄭氏之研審字音說果善否李翰權德輿皆稱君卿有王佐才誠確論歟恭逢

聖天子稽古右文於十三經二十一史訂正刊竣之後復命詞臣校定三通并將續通考以垂法萬世諸生苟能究杜馬之學而博觀夾漈所錄以互相參訂正可及時自見矣盍盡抒所蘊

二十一史者正史也史家之專書也三通者通史也史家之總萃也蓋舉歷代典制合爲一編其法最爲盡善而條例各殊且通考後又四五百年續纂未有善本則三通之學誠不可不亟講矣嘗考唐宰相杜岐公君卿當大歷初爲尚書主客郎雅有遠度志於邦典先是劉秩採經史制度沿革廢置議論得失自黃帝迄天寶末倣周官六官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佑因廣之參以新禮爲二百篇以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號曰通典三十六年成書德宗時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六

九

上之世稱該洽至通志則輯自鄭漁仲氏漁仲居夾漈山搜奇訪古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條其綱目而名之曰略凡二十略又取史遷以下五代之史刪併紀傳以唐書五代史本朝大臣所修不敢議迄隋而止合二十略統曰通志高宗幸建康嘗命奏進會樵病卒淳熙間上之宋末馬貴與又別撰文獻通考貴與爲觀文殿大學士廷鸞子宋亡不樂仕進端事著述以杜氏通典尚有闕略乃綴緝考評部分彙別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未備離

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爲門二十有四書成後內寺王壽衍上之於朝蓋貫弗二十五代文章莫大乎是哉夫此三通者誠堪鼎足矣然岐公原本劉氏兼采六典王冀公謂其中四十卷爲開元禮馬氏則曰節目之間未爲明備去取之際頗欠精審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於田制之外古者任土作貢貢乃筐篚之屬非可雜於稅法之中乃若叙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叙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混叙兵則盡遺賦調之法凡若此類寧免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六

十

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史各有志而通典闕如又王溥作唐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叙各帝歷年久近傳授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二者歷代之統紀係焉而杜亦不之及蓋通典之可議如此夾滌於元豐晚出之僞三墳則信之於毛鄭久傳之小序則詆之陳直齋已譏其師心自是不知而作至於二十略者馬氏謂天文地理器服失之太簡古器服制度甚多今止樽罍一二亦云器服若禮及職官選舉刑罰食貨五者天寶以前盡通典全文天寶後竟不續增又以通典

細注稱爲己意附其旁而無所發明疎陋如此乃自謂本前人之典而亦非諸史之文不亦誣乎明胡元瑞又譏藝文校讐二略錯繆疊出如叙崔曙於許渾後之類不特此也地理略前叙川瀆源流不備其後仍襲杜氏州郡序文及開元十道圖耳謚略僅取蘇氏三百十一條而增損之其謚義竟不復見何耶蓋通志之可議如此要之通典條貫古今端如貫珠李翰序之謂近代撰集御覽藝文玉燭之類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皇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六

十一

於通典非其倫也本傳亦謂儒者服其約而詳則杜書誠有不可及者鄭之序二十略自云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不得而聞未免言大而夸然本傳稱其敷陳古典自成一家馬氏又以爲氏族六書七音等略考訂詳明議論精到所謂出臣胸臆者誠是也元吳繹亦謂包括天地陰陽禮樂制度大無不備小無或遺然則鄭志其接武杜書而亦不可廢者乎若通考之作自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權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主禮樂兵刑輿地四裔俱爲通典

成規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則通典所未有而
補之者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會要及百家
傳記凡論事則取當時臣僚奏疏及名流燕談稗
官記錄其史傳可疑論辨未當者則以已意附其
後擇焉精語焉詳豈非廣大精微者歟在咸平中
宋白嘗續通典元胡身之引以注通鑑魏了翁又
作國朝通典樵子翁歸續其父書皆未成也蔡籥
又續宋通志今不傳明松江王圻元翰續通考至
隆萬而止謂馬氏詳於文而略於獻益以節義氏
族方外諸條然所采不過宋遼金元四史複雜漏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六

三

遺豈得與三通並論哉近南昌孝廉鄧佐之履中
合二編爲一復二十四門之舊海鹽胡震亨孝軫
撰通考纂廣陵史以遇際亨撰通考鈔常熟嚴虞
惇寶成撰通考提要篇幅單窘皆無足觀我
皇上嘉惠多士俾羣臣校刊三通并續通考誠盛
舉也苟能薈粹羣書廣加增廓吾見續通考之作
且將駕三通而上之矣

西莊始存稿卷三十七

墓志銘

處士姚君墓志銘

元和縣學生姚某持其考處士君狀暨少宰博陵尹公所爲傳來請爲文志其墓君素以孝聞吳中吾耳熟焉旣閱郡志得君行事梗概而今復得其詳信乎君之孝履險犯難不以死生利害怵其志者也君諱易修字象亭家苦貧竭力以奉父母一日鄰失火君他出歸亟抵家火已延燒其屋君冒火突入負父出又入負母出髮盡燎兩足焦爛而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一

父母俱無恙父嘗客浙閩總督范公承謨所會逆藩靖南王耿精忠反承謨死之悉囚繫其幕府賓客君聞父被繫馳至闔號於軍門嚙指血作書願代父死賊執以見其帥詰責再三無異辭賊爲感動乃釋父而繫君于獄頃之賊脅使降君爲陳說天人順逆之理賊怒欲加害君慷慨拊膺曰得從范公死義也復何憾延頸受刃無懼色賊不能屈復繫獄康熙十五年九月 王師至脫歸先是君之母聞變悲泣兩目盡盲君歸晨起輒爲母吮之月餘昏翳漸退目復明嗚呼君之抗節不阿以全

其爲孝要惟志足以帥氣故湯火刀鋸在前趨之如飴彼平居循循無過粹臨生死利害之交而蕭然疲役非其見理之不明亦無勇而已矣曾祖圭贈禮部右侍郎圭生汝軾汝轍汝軾生光瀚候選訓導光瀚生宗甲君考也汝轍生希孟仕明熹宗朝忤逆奄魏忠賢有聲沒謚文毅君從叔祖也卒于雍正四年某月日年七十有七以乾隆十三年某月日葬武江山側娶某氏子一人女一人孫男四人孫女三人銘曰

若堂者封姚君之宮書其一節足以維風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二

海州知州黃君墓志銘

君諱建中字懋德姓黃氏陝西咸寧人由諸生中雍正乙卯選拔貢入成均今

上御極之元年 廷試引 見命往江蘇以知縣用歷震澤嘉定無錫吳元和長洲陽湖凡七邑所至有惠政在民乍擢州牧未之任而卒其卒也以賑災理煩盡瘁職守馴至羸瘵竟不起殆幾于古者以死勤事之義以故遠近咸哀思不置方其在嘉定也懲豪強以戢良善儲倉粟以備凶荒濬城內清鏡塘野奴涇呂墜溝諸水以濟行旅資蓄洩

人咸稱其治可繼當湖陸清獻公旣調任民扶老
攜幼遮道攀轅皆飲泣失聲長洲吳元和皆首郡
治所繁劇甲于通省君赴事勤敏民間利弊殫心
籌畫城內三橫四直河歲久淤積君設法開浚太
湖濱有灘漲田田去糧存久爲民累君核實陳請
蠲免上官難之君爭之甚力卒得請又以社倉爲
積貯要務推誠勸輸積至萬餘石民享其利吳之
光福鎮鳳鳴岡有古寺曰福慶旁有陸墳陸姓欲
攘其地數十年結訟不休君親往勘斷歸寺塵案
頓結江陰惡少某誣常熟民陳姓以姦事獄已成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三

大吏檄君再鞠君廉得實遂釋之其聽斷明決多
類此已而以公事里吏議士民保留不獲旋得

旨入 覲仍以知縣用時海州水災被檄往賑見

民采食栲實榆皮諸物取以告監司復蒙加賑一
月賑務竣補陽湖令相繼丁父母憂扶櫬歸囊橐
蕭然道中恒步行至百餘里喪葬畢因公事至江
蘇遼淮安被水大中丞陳文肅公 奏留君賑清
河桃源安東三縣嚴冬風雪賑所在黃河岸側僅
設一蓆蓬君黎明輒先步至以待饑民無濫無遺
全活甚衆丁卯秋崇明海溢浮屍遍野漂沒田廬

無算君復往賑方病星夜馳抵劉河口風浪凶涌
土人勸勿冒險君曰數十萬生靈待命方殷違惜
此身哉毅然航海至崇力疾視事晝夜不遑寢食
者幾匝歲崇民戴其德爭刊石頌之而君疾漸至
沉痾者實基于此再補陽湖令知邑向有役田起
明萬歷間巡撫胡公因民運爲累每圖置田若干
收其租爲運費名曰役租後糧入官運役田變爲
民田租額仍在乃均攤入民田君亟請于上官後
奉 恩旨蠲免于時君在江蘇先後十四年矣督

撫交薦陞知海州事而君舊疾增劇遂卒于陽湖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四

君雖不讀書天性慤宅心和厚行修于家庭品
重于鄉黨本是以出治溫然愛人急民事如身謀
所施不究食其德者亦已博矣其善政不可枚數
而焦思勞苦沒身而不悔則尤在賑災身後家無
儋石儲重以核減公用逋累數千金弟文中號呼
求助蘇常二郡民踴躍代輸惟恐後洵乎公道在
人廉吏不可爲而卒可爲也君生于康熙四十一
年六月一日卒于乾隆十四年四月三日年四十
八曾祖甲選祖用臣父峯皆潛德弗耀娶張氏處
士學禮女有賢行公沒後力持門戶艱苦備嘗凡

八年而卒年五十五子一階樹太學生娶張氏庚戌進士河南祥符縣知縣淑載女孫男一繩祖聘王氏諸生時泰女孫女一階樹以丁丑冬十一月奉公與張宜人柩合葬于長安縣後坡砦之原以狀來請銘憶君令嘉定子方垂髫應童子試君大加愛賞後遊吳門客君署二載遇予良厚銘非予孰宜然文章者天下之公也虛詞緣飾欺天誣人何足傳信 本朝百餘年來循良吏不多有以予所見聞君實足當之此江蘇數十州縣士民之公言非一人所得而私也謹據實撰次無一字溢美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五

後有覽者知予言之可徵銘曰

孔稱善人不必踐迹德基有恒質近聖域孟稱樂正善信之間惟其好善治魯無難嗟世既降俗尚佞邪所謂善人公其是與起高才生試手爲吏外寬內明忠信慈惠霸守潁川高蓋見旌公堪繼之胡不永齡雖不永齡所去民思琢詞貞珉用眎來茲

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温君墓志銘

乾隆丙子正月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温君諱德厚卒年七十有七子尹亭先生如玉方奉 命視

湖南學政既歸治喪狀君行事以書抵門下士王
鳴盛使序而銘之竊觀兩漢碑銘多出門生故吏
手若費鳳魏元不高頤至爲制縑服其厚如此末
俗之薄銘誄多濫大抵如杜甫所云家人賄賂詞
客阿諛者至所親或無高爵則扳引達官列其頭
銜以爲光寵夫銘以紀實也舍其親暱而取於不
知誰何之人不已慎乎今以君少孤貧違鄉土觥
觥然矯尾厲角歿光埋照類古獨行君子之流是
固有足書者而吾師交游多乃不乞銘於當代顯
人而下取末學晚進之一言嗚呼斯可見君父子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六

間以道義文章爲繩檢不屑屑流俗而亦不以流
俗待予斯予所以不敢辭也君字德章先世自京
師徙永平撫寧城南又徙城北台頭營祖珂學考
起龍妣陳恭人並早世遺田宅悉推予其兄獨慨
然有四方志東過齊魯南至甌粵所至與其賢豪
長者相結中年後客淮陰入貲爲郎河督某公奏
以急公辦事之員留河工效用君不樂從宦旋謝
去淮陰居南北衝賢士大夫舟車交錯士重名節
喜讀書樂其風土遂家焉君故鄙章句帖括旣屏
居掃軌專意讀史至古今成敗得失輒奮髯抵几

攘臂出其間又好魏伯陽參同契手校至三四過
號爲精審其教子最嚴五夜燈火親督課至漏下
數十籤以爲常吾師成進士讀中秘書歸君猶日
令誦通鑑數紙矻矻不異諸生時居恒嘗稱曰士
不讀書砥行雖位通顯遠成爲鄙俗人而已故君
律身訓家一以古人爲法而吾師蓄德振華涵衍
泓迤遂發聞於時若振鷺白圭表映一世蓋家法
然也君性好濟物淮陰比歲不登民舉子或不育
君爲營育嬰堂雇乳婦近百人分乳遺嬰歲活千
餘指又設義阡以薶骼齒立鄉塾以教僮幼感懿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七

以急告無不應鄉人遊宦者或假館至終歲亦無
德色醫藥錢布冬湯夏茗之施無虛日力所及者
卽爲之素不問生產橐中實無餘貲也猶憶予登
第謁師邸舍顧視四壁插架爛如冊府訝師無長
物何蓄書富若是師曰此吾親教也見一秘策解
衣質庫得之以貽予故至此自後數過從每接家
書呼予共讀之皆教以行已立朝之節語不及私
師曰中朝官雖多至家書皆可示坐客恐無若吾
家者然後知師之所得於庭訓蓋如此君娶周氏
早卒繼娶許氏處士爾吉女賢明識大體相君力

行善事乾隆十二年九月前卒子二長即尹亭先生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改監察御史擢禮科給事中次如暄女二長適李某次未字卒孫一煦春孫女二銘曰

北平郡墨台躅兔耳山連楸子峪地雄尊風秀淑篤生偉人拔流俗辭家術旅舟車南窮粵嶠東青徐季布諾陳遵書披露肝膽軒眉須居楚州甄懿籍義府書田德爲宅有賢媛佐巾幗提甕挽車畫枯荻誨爾子爲王臣入而納言出校文梁孟匹湛侃倫勒銘元堂永不湮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八

知柳州府事袁君墓志銘

乾隆辛巳四月前知柳州府事袁君卒于里第年六十有九君雍正間循良吏也初由兵部武選司郎中出知廣西平樂府事平樂直萬山中民徭雜處頑梗難治君耘耨豪強刮摩垢汙無所回枉屬邑有二令負貪恠聲然能事上官方以卓異薦君廉得實慨然曰余奉

天子命守是邦若有所瞻徇而不敢撻發如職守何擇其尤者通揭一員合郡服采中丞某公無如何移彼令他郡後其人犯贓昭著終挂彈事某中

丞謂袁知府直始心折焉平樂俗多行蠱前守以
蠱不能殺人疑獄久不決君坐堂皇親驗真僞命
取一雞投以蠱雞登時死遂焚其蠱獄始定一時
吏役見者皆恐中毒驚欲散去君獨核實定案毅
然不避而邪亦不能侵也總督鄂公行部至廣西
語寮屬曰袁平樂居官可爲諸路法疏薦于朝遷
知柳州先是君之考嘗守柳州君隨侍有年至是
踵前迹柳人以爲榮郡城南門內兵民所居皆竹
房時有火災君爲捐置生息銀次第改作成瓦房
民呼爲袁公街郡北瓦塘與湖南界犬牙相連有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九

盜據深山中不可捕詰君往勘視深入叢篁密箐
數百里搜得巢窟事遂定又有江中盜旣就訊其
渠逸去株連多人君鞠之得情悉釋不問其強力
幹略多此類也黔中古州苗變撥廣西狼兵會勦
將選賢員督之同官皆不欲往君自請行抵古州
主帥哈公尚在他道未至總兵官韓公即欲進兵
君以苗人本無能爲或有所激而動且大兵未至
遽深入溪洞恐兩軍不相應反爲所制不如俟大
兵至檄苗人應徭役彼不應則逆狀已露明正其
罪兩軍夾攻平之甚易如已順命當設法撫馭無

爲草薙禽獮之韓公如其言苗果應役遂撤兵君
在粵數載威愛並濟釐剔積久疑獄平反讞決不
避勞怨案無留牘獄無滯囚遭父憂上官惜其才
欲留之在任守制君涕泣籲辭即日匍匐歸七千
餘里未匝月至痛不得視舍斂服終奉母遂不出
嗚呼君可謂循良吏矣蓋聞本朝吏治之善由上
酌民言也

聖祖行幸畿輔郡縣父老迎于塗則止輦問令長
賢否心識之大吏所薦與所聞讐者行取超擢故
靈壽知縣陸公隴其清苑知縣邵公嗣堯三河知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十

縣彭公鵬咸受特達知

世宗皇帝念郡縣爲親民吏益重其選不拘資格
每簡部院中才異者臨軒親遣之君爲尚書郎早
以才受知故簡任爲郡守賜御書及貂皮寵其行
信異數也君果能茂著聲績雖遠在桂管而駸駸
比三輔烈詎不偉與君諱承紉字懋嘉先世自直
隸棗強遷山東長山考景芬分守陝西平慶道按
察使司副使君以覃恩誥封中憲大夫配石氏繼
配李氏封恭人子男一守鈿第戶部河南司郎中
承紱之子爲君後官戶部山西司員外郎予與君

猶子今廣西按察司使守侗爲同年友相善也以
狀乞銘銘曰

君之出也

世宗命之曰汝勗哉惟李衛是師李由宮保浙閩
作鎮君以曹郎出牧邊郡禮絕體殊似非其分君
之幹練與李比倫君之清正視李更醇彊直自遂
進于古人寧惟當官內行亦完鬱彼松楸葬于長
山後之過者咸指而目之以爲茲循良吏之阡

唐八繡王八千墓志銘

墓銘之作古無兩人共一文者有之自葉正則銘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十一

其友陳同甫王道甫始以兩人之志行同也唐君
八繡王君八千同爲蘇州常熟人八繡長于八千
二年里中呼爲二八同爲諸生而交最暱八千不
見八繡則不歡八繡甌中生塵漫不問而獨時時
走覓八千相對劇談連日夕不休兩人工爲詩八
繡語皆獨造務爲卓詭而八千綺艷婉縟其清新
拔俗則同也書畫亦並入妙品性儻蕩無羈檢仗
氣振奇不樂居城市多從緇衲黃冠往還荔牆杉
屋荒墟廢村寂歷無人之境輒流連旬月久之厭
去遷轉無定處間遇博場酒肆亦或闌入浮白呼

盧拍袒狂叫以爲笑樂屢試于有司卒不遇累歎
大詫咯咯然伏以死無弗同者獨八繡好遠遊依
人入蜀行峻峽中百丈忽斷舟從怒濤巉石間倒
流而下幾不測居三載流浪慕歸一發于詩歸而
貧益甚則跳身遊京師渡河舟覆伏船背行十數
里遇救得生旣抵京從人兩入木蘭一至吉林八
繡不習騎而吉林地多塔兒頭者蓋泥淖中水草
交結當鞭馬疾過遲則陷八繡幾陷復出其危困
如此而久不歸八千深恨之貽書詰責謂其違性
而徇俗非全身養壽命之道八繡未能用果客死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七

京師而八千獨終于牖下八千以母病奉湯藥積
勞鬱得疾而死蓋八繡死于遊而八千死于孝惟
此爲異然兩人之年則皆止四十一王子曰予交
兩人不如兩人相與交之深然皆予友也從葉氏
例合志之八繡諱黼廷父自江右來遷早孤盡讓
產于其庶母弟而已常忍飢八千諱大椿烏目山
人王翬其曾祖也父早世無子母江氏守節踰年
伯氏生男以爲後即八千也八繡卒于乙亥九月
八千後二年而卒予于丁卯歲先識八千于金陵
及來京師交八繡夜風雨共被臥聞牆外丐者乞

食聲甚哀予蹴八繡足曰聞之否子猶勝于彼何感焉八繡怒曰唉子之不知我也彼甚豪我敢望耶子請其說八繡曰彼乞而得食則飽食不得食則掉臂去槁而死無不可者我則安能嗚呼其可悲也夫世之富厚燁赫康強壽考者凡福靡不備而兩人之困至于此何其相懸也或慕權勢爭名利貪而不知止以傷其生亦其宜也兩人浮湛隱約安飽以終天年宜若無難而至于此蓋才與不才自榮自彫天皆聽之都不省記如是焉而已矣其可悲也夫銘曰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三

或歲晚而猶妍或日及而遽薦夫孰知其然也或萬錢而一膳或甘蔘而嗜炭夫各適吾願也非入廟之犧而亦不得爲曳尾之龜有孔翠之章而亦不以虞羅而見戕斯盖造物者之所忘乎而吾人之所傷也虞山之里尚湖之澁慧鬼頑仙一止潛醫生常比影死當連袂文章何處哭秋風萬古才人同一喟

江慎齋墓志銘

慎齋江君葬有日嗣子源持狀請銘予觀君之生平雖屢屢伏處未究厥施然其赴親急難蹈險若

夷至性實有過人者而其他善行尤多予以狀中語徵諸鄉之人而信是宜銘按狀君諱文彬字爾修慎齋其自號也先世居歙高祖諱師威始遷于蘇曾祖諱大儒祖諱燦父諱國正並有潛德君父嘗置洋船若干艘估客雇船出洋則收其直會一船出粵東遇颶風漂沒向例船漂沒應報所在有司轉報本省粵東報遲本省官疑其詐飭訊船戶之未歸者有貪墨令索重賂不得遂頌繫君父于獄君慷慨乞代繫累請始得而君父以悒鬱致疾卒君扶父櫬歸里方治喪而貪墨令罷官過蘇復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古

索賂君痛父之沒由貪墨令憤甚具狀陳愬吏從中持之案懸三年不得理君不勝困乃以元日愬于行省鞭箠交下君不肯退大吏訶得憐之乃爲懲貪墨令而罷當是時君年甚少痛父以无妄抵法奮然出萬死一生之計號呼營救獄未解常待質於松江及浙江寧波君往來二郡間涉風濤冒寒暑無少懼傾其貲危其身無少愆孝子之名滿人口云君父家旣破君所受產不及儋石而能自力以起其家中年以後復致饒給僮俛喪葬必誠必信哀慕慘戚不懈益虔記所謂見似目瞿聞名

心瞿者於君有焉家祭輒衣父所遺衣曰吾親靈
爽或憑冀以格幽冥也自始免喪迄終身皆然稽
諸禮守祧掌遺衣服將祭各以其服授尸尸之廢
也久君蓋得其意矣君又嘗捐所居宅益以他產
公諸族人俾收其租以奉祭祀撫張氏之甥與已
孫等以養以教俾至于成立三族姻黨貧不能自
存者必爲謀生計待以舉火者恒數十家負之者
或累數千金夙券塵封不復檢視也君以子官

敕封儒林郎乾隆己卯十二月某日卒于家年七
十有九娶顏氏處士昭昇女賢明識大體事尊章
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五

以孝處妯娌以和待妾媵以惠卒於乾隆庚午三
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九 敕封安人子三長即源

候選州同知次溶次濟皆前卒女二張某程某其
婿也孫男五人大本貢生大掄大業皆太學生次
大來次大和孫女四人婿錢球陳大綸程瑾其一
未字曾孫二人元煜元倓墓在元和縣九都十三
畝垂字圩山塘淶溪嗚呼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

謂之悖德君能赴親急難奮不顧身其深愛如此
故能分其餘愛以芘株其宗黨可謂厚矣然子竊
歎今之時生齒日以繁物力日以蹙素封之子轉

盼或不自保有欲行其德而力弗從者焉君用討然術以殖其貲而卒遂其志不已難哉假令閭里之中多得如君輩者以相與攜持固結而不忍去則風俗日以厚惜乎如君所行者在古人爲疏節而今日遂不可多覲矣斯尤可感也銘曰

三物六行孝最先睦婣任恤誼本連大道旣隱人頗偏貨力爲己私自專其親旣薄靡不捐相賙相救何有焉耨勸德色乾饑愆江君重親謹致歡臨難匍匐求雪冤虎頭可料鬢可編奮呼白日張空卷精誠徹天金石穿愛親之餘逮孤鰥舊姻新特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六

同憂患噓枯吹生庇邑屢吉人長者澤乃綿淥溪一曲搖淪漣若堂者封江君阡我銘維實志勿謾停澆激薄風來賢

泰安府通判衛君墓志銘

澹園衛君爲泰安通判以卒繼配安人張氏執喪沒於家其孤卜葬有日矣寓書京師并以狀來求志其墓余與仲君晞駿同年進士因知君質行君子也其承家以孝聞當官以勤惠第上考卓然有古人風烈是宜銘按狀君諱萇字慕莚別字澹園始祖全由山西太平遷陝西韓城十四傳至楨固

明崇正甲戌進士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直隸殉國著節是爲曾王父王父執躬大理寺寺副考仲舒由諸生入太學以君官勅贈文林郎棲霞縣知縣妣李氏勅贈孺人以康熙二十九年正月生君賦材瑰特績學纘前緒雍正甲辰舉於鄉後二十七年選授山東棲霞知縣三年膺卓異薦又三年遷泰安府通判又二年以勤事卒於任其治棲霞也勞心撫字民安其教去久而彌思嘗歲荒開廩貸民不待報可人或憊之勿顧也時方有開荒之令他邑報墾動以千百計而君所部獨無其西莊始存稿

卷三十七

七

言曰地荒必不毛者終爲民累吾豈以此邀功哉在泰安日值所屬七邑旱蝗力疾往來督捕所親甚之少休則曰怠官事則欺君玩民瘼則不仁欺上且不仁不如死洎灾平而君疾益甚果遂不起矣未壯而孤母李孺人末疾臥牀二十年性好潔婢妾皆不得近獨君執事左右後館於三十里外間一二日歸省皆竟夜趺足往返故學無廢而竟不使母孺人知其勩且貧也清約自奉在官終不使過之歿未幾而其孤至無以自贍蓋非有所矯飾而然方今海內無吏道廓清而忠信之長

慈惠之師悃悃無華與民休息尤其不可無者君
以儒者試手爲吏雖厯厯翱翔一邑一倅間未究
厥施其所以摩撫斯民者不已博歟夫循良吏凡
以爲民而已怯於擊斷者必勇於拊循弱於毛鷲
者必彊於保障君固温温長者及義形於色確乎
不拔然後知其非徒以响嫗效小不忍者也君元
配安人晉氏早卒繼即張安人諸生廸倉女侍姑
疾孝謹不怠年未三十髮盡白復以儉德佐夫子
於官得內政之大者其他可無備著云君以乾隆
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卒壽七十安人之卒後十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七

六

有四月壽六十有五生丈夫子四長昂駒太學生
次晞駿乾隆甲戌進士儀徵縣知縣次先甲不祿
次先庚太學生女子子二皆達士族銘曰

天佑忠貞俾其後之達也繁裕政以和民何惻怛
也藹乎仁孝之施庶不負所學也安人賢哉賁襄
閨闈合祔韓原樹之松栝此後嗣人爲清白吏先
生猶活

